

时间的沙漏与文学的回响

□王芸

那一刻，参观者跟随讲解员缓慢行进。由定海小沙庙桥陈氏祖屋改造而成的三毛纪念馆，一块块展板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回顾她的一生，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、精神特质，以及她用笔创造的真率、饱满、奇丽的文字世界。自然地，故乡会以最深情的方式纪念她心爱的儿女，三毛唯一一次回到故乡——定海小沙村的影像资料，录下了她情不自禁的眼泪，真诚的话语，她动情的拥抱和临别带走的那一杯泥土……这些时刻，都被故乡人仔细地珍藏。思念的情愫，也被定海人放进一枚“思念成沙”的沙漏中，在将沙漏倒置轮回间，可以反复地回溯她的一生，聆听来自岁月深处的“回声”。

那一刻，我游离于人流之外，走进了一处安静的空间。

这里，并非我一人。一张临窗的桌前，一位戴着帽子的老人伏案写着什么。我静静地浏览展板，直到两位记者进来，将镜头对准老人，与他聊起来，我才知老人是作家三毛的弟弟陈杰先生。

待他们离开，我走到桌前，陈杰先生在留言册上的文字，数行繁体字，个个端坐如仪：

三毛家人陈田心、陈杰、陈素珍、黄齐云再次造访爷爷故宅。承定海领导改造为三毛祖居，家人心存感激并对家乡之怀念尤为深刻，特此留字于此。

十年前，一个以三毛命名的奖项在定海诞生，将三毛的家人与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他们一次次到来，目睹小岛的变化，目睹一拨又一拨作家、文学爱好者、游客来到这里，表达对三毛的怀念——恍如“风吹来的沙”，汇聚成那枚“时间沙漏”中金色的沙粒。

我在留言册上写下一行文字。自初三那年去北京，表姐将三毛的《我的宝贝》递到我手上，此后的学生生涯，我买过、借过、读过10多本她的书，她给我单调、封闭、拘谨的学生时代，带来如梦境一般热烈、多彩、自由、奇异的“远方”，让我看到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洒脱、自在如风的生活情态，遥不可及，却令年少的我倾心向往。

曾经，我在大学寝室里，垂下布帘，戴上耳机，反复听那盒磁带，由她作词的《回声——三毛作品 15 号》。齐豫、潘越空灵又充满个性表达的声线，在耳边萦绕，如飘飞的丝线连向远方，如一枚“时间沙漏”被反复倒置。《远方》《梦田》《七点钟》《飞》《晓梦蝴蝶》《沙漠》《说给自己听》……在浮漾的乐声之后，是她形象、她的身影，她的情感，她的故事，陪伴我走过了那些羞怯、孤寂的时刻，给予我内心笃定的力量。还有《橄榄树》，那句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”，莫名地打动我，成为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。

30 多年间，积累了多少想对她言说的话，都浓缩在这一行文字中。最后一笔落定，人流涌入，我起身离开，看到有人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属于他的留言。

留言无尽，汇成与时间并行的长河。这是汇聚向她的无尽“回声”。

去年盛夏，到重庆，特地拜访了位于黄桷垭的三毛故居。她在那里出生，度过了最初的7年生命时光，之后随父母去了台湾，再之后成为行迹天涯、以笔墨书写传奇一生的“三毛”，她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在那座与定海隔着1700多公里的老屋中，她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右腿前伸，左腿横搭，抬起的手指间夹一支烟，赤脚、长发，坚定又不羁，仿佛在说，“我在这里，你们随意”。

二楼有一面留言板，密密麻麻的便签纸上写满了给她的话语。我用相机拍下，放大大来，一张写着“有梦 有爱 做自己”，另一张写着“和三毛一样勇敢地去追梦，走过海角天涯”。我最喜欢的一张，写着：

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/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/一半在土里安详/一半在风里飞扬/一半沐浴阴影/一半沐浴阳光/非常沉默 非常骄傲

懂她的人，很多。四散如沙，终将汇聚而来。

定海人有一颗有情有义，让海岛一隅的小沙村，三毛的籍籍地，化作思念的涓心，以一个奖项为无声的召唤，让无数念她懂她的沙粒汇聚而来。我是其中之一。当年读三毛的作品时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将一棵橄榄树种进小沙的泥土中，树身悬挂的木牌上，写着她和我的名字。

奇妙的缘分不止于此，大学时代也读了王鼎钧先生的不少散文作品，书架上还摆着多年前购买的他的散文集，其中《脚印》一文，说到一个传说：“人死了，他的鬼魂要为了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个捡起来。为了做这件事，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经过的路再走一遍……”这篇文章和捡脚印的传说，读后再不能忘。

若选择了“信”，自文字中抽离起身的读者，看待人生的目光和心态，是否会发生微妙的改变？捡脚印，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生活，还会被重新回顾、审视，那在经历的一刻，我们不会变得更审慎，或者更勇敢？

文字如透明的丝线，将远隔时空的作者、读者牵系在一起。更奇妙的缘分到来：2025 年春天，我的作品和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并列于“三毛散文奖”的获奖名单中。我独力行走多年的文学之路，在这一刻，与我曾经心仪、敬佩的两位作家，还有许多师徒、友人生交集。

这一刻，仿佛自岁月深处传来的“回声”，关乎文学对我的启蒙，关乎我对文学的挚爱……在“时间沙漏”的倒置轮回中，什么奇迹不会发生？

自定海携回那枚“思念成沙”的小沙漏，贴在冰箱一侧。时不时地，我将它取下，倒置过来，看金沙流泻而下……这一刻，静默中，有生命的“回声”在无声地鸣响，热烈，喧腾。

琴台三影

□罗建华



琴台大剧院印象(水彩)

张敬樨 作

的正立面，也能看出些许讲究来。它前设一个外廊遮挡玻璃幕墙，栅栏一般密密匝匝，叫人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细数栅栏，居然有十根之多，可它像不像一只手风琴拉开的音箱褶皱？或者，会不会来自一架竖琴绷直的粗大琴弦？会的，有了古琴台，建筑设计师的灵感，不能不发自音乐，不能不取其神韵，在现代建筑理念中重塑。

琴台大剧院、琴台音乐厅的选址更为绝佳，不仅借得古琴台的深厚底蕴，还有月湖湖水相拥合抱，知音之声随着水波浪花，传之悠远，生生不息。

想来，古代舞榭歌台，不是横于水泽，就是立于泉池，多一分幽静，也多一分灵动。杭州大剧院枕着钱塘江，苏州音乐厅倚着金鸡湖。多年前作客广州珠江，友人遥指对岸小岛的一只“白天鹅”，说那是星海音乐厅，满脸的骄傲，胜过夸耀电视塔“小蛮腰”。是啊，国家大剧院坐落在长安街上，寸土寸金，也要设法开掘一片人工湖，安放那只“金蛋”倒映天光。

琴台大剧院、琴台音乐厅得“水”雄厚，筑起一方艺术殿堂，迎来多少一流艺术团体莅临。大师范，经典风，流光溢彩，不计其数。契诃夫的话剧《海鸥》，下午加晚上五小时连场，座无虚席，乐在其中。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，莫斯科、圣彼得堡两个版本驾到，后者号称“冬宫同款”，恰在涅瓦河畔现场体验过。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《黄河》也是，殷承宗的原生态刮过一阵旋风，盛中国又偕妻子瀛田裕子琴瑟和鸣。东湖飞出的“中国之莺”周小燕诞辰百年，廖昌永率四代弟

子齐集故地，同唱一曲《长城谣》缅怀恩师。

金秋十月，当是最好的演出季，琴台从来不负所望。

琴台音乐厅第十四届“琴台音乐节”亮相，庆贺自身的“十六花季”。门廊前两幅海报一左一右，化繁为简标示开幕式和闭幕式——10月17日，捷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奉献献奏；11月15日，曼彻斯特哈雷管弦乐团担当压轴。重磅，劲爆，足够震撼乐迷了。至于其间一个月的空白，还有哪些天籁神曲，任你去想象、猜谜和追寻。何况，6月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来过，8月理查德·克莱德曼来过，7月更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管弦乐团光临——89岁的祖宾·梅塔指挥一场顶级音乐盛宴，意大利歌剧与俄罗斯交响乐醉倒听众。要知道，十年间，老人已是三到琴台执棒。

“梅塔三弄”实际上也不算奇迹，有资深乐迷如数家珍般统计，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来过八个——伦敦、柏林、维也纳、德累斯顿、圣彼得堡、捷克、克利夫兰、布达佩斯……无论交响乐团、爱乐乐团、管弦乐团，哪一个都称全球顶流。

琴台大剧院这边，高台上一连串海报则是花团锦簇，排列19台节目。原来它比琴台音乐厅长了两岁，欣逢“十八芳华”，在“聚光成诗，知音和鸣”的主题下，《戏台》《莫里哀》《窝头会馆》《只此青绿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……不是话剧大戏，便是音乐舞蹈名作。稍前一点的5月1日，英文原版音乐剧《日落大道》先行启幕，天后级的莎拉·布莱曼领衔主演，11天连演14场欲罢不能。

英格兰的板栗熟了

□王维群

滑，油亮亮的，我们叫它“油板栗”。

在大人集中采收板栗之前，我们小孩子每天早上都能跑到树下捡一次，一边捡，一边还能听见新的板栗从树上扑簌掉落。“油板栗”一个个静静地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，或静卧在裂壳之中，带着深秋的露水或初霜的凉意，以及泥土的温柔。那“油板栗”的表皮呈深棕色，加上露水的滋润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仿佛岁月打磨过的老铜器刚被抛了光，锃亮锃亮的。相比多年后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些表皮干燥显得粗糙的板栗，家乡的板栗多了几分水灵与活力。

我们抵不住“油板栗”的诱惑，总是一边捡，一边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用牙咬开板栗坚硬的外壳，刮去一层薄薄的棕色涩皮，乳黄色的果肉便露了出来，塞进嘴里使劲儿嚼，满口都带着秋天特有的香气。

板栗球里通常包含三颗板栗，仿佛三兄弟。家乡的板栗球里三颗都基本上长得饱满，两边的成了半圆形，中间那颗因受挤压，两面变得扁平。但偶尔也有种，“独板栗”——整个板栗球里只有一颗板栗长大，成了圆滚滚的球形，其余两部分则被挤压成没有果肉的棕色硬片。“独板栗”就如当时农村贫苦人家只能把所有的资源单供某个孩子上学，独寄厚望。

我们小孩子常常挑选那种半圆形的板栗做玩具。在半圆形板栗中间插上一根削尖的短竹签，平面那边朝上，手指一旋，“板栗陀螺”便开始欢快地转动起来。我们就拿着自己做的“板栗陀螺”比赛，看谁的能旋得最久，或者谁的陀螺不掉下桌面，谁就是赢家。

白鱔豚的长江绝唱

□陆令涛

源渐有复苏之势；2023年4月25日，长江新螺段保护区迎来长江豚试水性放归，科研人员早已教会它们躲避船只、在噪声中觅食、适应水文变化，跟踪监测显示，江豚迅速融入野外群体，安全无虞——放归成功了。

工作人员指着展柜里一张白鱔豚的照片，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：“记住它，这是人类见过的最后一头活白鱔豚，叫淇淇。”一句话让人心头痉挛，黯然垂眸。

1980年1月11日，天寒地冻，枝丫凝冰，雨雪交织。湖南岳阳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电话，划破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深夜——4个渔民捕获了一头活体白鱔豚，小家伙误入浅水区、鳃部与嘴角满是血，奄奄一息。研究所的4人挤上一辆旧吉普，连夜赶路，次日凌晨5点抵达，将白鱔豚小心翼翼地运往武汉。科学家见它模样可爱，给它取名“淇淇”。4个多月的救治后，淇淇伤势渐愈，慢慢适应了人工饲养环境。可当淇淇步入婚配年龄，科学家们四处为

扎上一两下。

今年夏天英国气温高、阳光充足，板栗果肉格外饱满，几乎没有瘪壳。一会儿工夫，我就捡了半个风衣口袋，回家煮了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慢慢品尝。板栗现捡现煮，个头虽比商场里卖的小一些，却格外新鲜，坚硬的果肉煮熟后变得松软香甜，入口即化，满口都是秋天丰收的气息。那一刻，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之美。

周日阳光灿烂，去卧龙屯公园溜达的时候，不自觉又走到几株板栗树下。一边晒着秋日的阳光，一边弯着腰在树下拾栗，不到一个小时，竟然捡了差不多快一公斤。

我一边捡着，一边想起最早在湘西的大山深处捡板栗的情景。那时下放的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弟，一边做民办老师，一边务农，生活十分艰苦，幸好有外婆帮忙照看我们。深秋时节，天气渐凉，清晨我若贪睡不起，外婆就会过来叫我：“赶紧起来，再晚一点板栗就被别人捡光了。”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会一骨碌爬起来，胡乱穿好衣服，草草洗把脸，就冲去屋后那片自留地里的板栗树下。

湘西雨水充沛，温暖湿润，山里的板栗树因此长得高大挺拔。不知是那时候我太小，所以觉得家乡的板栗树直冲云霄的高大，还是因为英格兰的板栗树在更广阔的天空背景下，所以显得矮粗，总之，感觉家乡的板栗树比英国的板栗树更伟岸。深秋的林间，板栗悄然成熟，藏身于一枚枚刺球之中，果壳细刺密布，仿佛是自然织就的护身铠甲，黄绿交错，如同微缩的星辰在林间闪烁。风一吹，枝头轻颤，刺球会在树上自然裂开，露出内里的宝藏板栗——一颗颗栗子，褐色光

正暗合白鱔豚的素净。慕蟾宫16岁随父经商至楚，泊船武昌时执卷吟诗，见窗影幢幢，竟是位十五六岁的少女。二人以诗为约，诵诗定情，连相思病都靠诗句治愈——“君为妾三吟王建‘罗衣叶叶’之作，病当愈”，慕生刚吟半句，白秋练便挽衣起身，病疾全消。

白秋练不仅清雅，更有见识。她深知慕父“重利”，便以“预判物价”之能，助慕家获厚利，终让慕父认可这门婚事。只是她自小长于江湖，离不得水，随慕家北归时，求公公载洞庭湖水随行，每日饮食必添一勺，如添油盐般寻常。后来她因缺水濒死，又是“杜雨梦李白”的诗句将她从生死线拉回。这浪漫的人鱼情缘，让长江渔民对其心生敬畏——见白鱔豚游过，必焚香叩首，求它护佑。可白秋练的传说尚在耳畔，白鱔豚却真的从长江浪里消失了。这消逝如一声警钟，催着人类打响抢救长江水生物的战役；2021年1月1日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，水生生物资

开学了，英格兰的秋天也到了。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边走一边低着头看手机。办公室离家开车约十五分钟，步行五十分钟。若不赶时间，就可以不开车，走路穿过附近的卧龙屯公园，出公园南门，过一条叫达比路的马路，就到了诺丁汉大学的校园。

卧龙屯公园曾是个煤矿主的大庄园，园内有主人最初为打猎而养的梅花鹿和驯鹿。公园门口贴着告示：“正值交配季节，请勿靠近鹿群。”我正走在行人走的小路上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忽不见树梢上沙少一阵，如雨点穿林，然后“啪嗒”一声掉下来。啊，原来是板栗熟了！于是我收起手机，开始在树下寻找板栗……

卧龙屯公园里的树大多是16世纪庄园主人修建庄园时种下的。昔日驶过四轮马车的道路，如今驶着汽车，而两旁的行道树依然挺立，已有三五百年树龄，需几人合抱才能围拢。稀奇的是，在这些古老的树木中，竟然杂杂着几株高大的板栗树。板栗树多见于深山幽谷，而卧龙屯公园里的这几株板栗树竟被种在路边，成了行道树的一部分。还有几株兀立在公园平坦的草地上，远远望去，仿佛置身非洲草原旷野，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。

板栗就掉在路面和草从里。宽大的板栗树冠遮蔽着小路，荫翳之下散落着一圈板栗刺球。有些板栗已经从球壳中蹦了出来，油亮的棕色板栗散落在一堆或绿或黄的刺球壳中，手一伸就能捡到。还有些板栗球掉落时尚未裂开，需用脚踩压那满是尖刺的果壳，才能露出里面的板栗。

板栗外壳有细长而尖锐的刺，仿佛为母则刚一般保护着板栗成长。即便板栗已成熟，脱离母体，球壳在树下老去干枯，却依然刺人，似乎还在守护着涉世未深的孩子。我家小狗在世的时候，就断然不敢踏入这些满地刺球的区域，估计其他动物也不会轻易得到这些板栗。有些英国人会戴着手套来捡，我却不喜欢戴手套，所以难免被

初秋暑气未消，脚步已叩响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鱔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区内老湾野化基地占地6277平方米，青瓦白墙嵌着科研实验室、监控数据室等建筑，素净得与长江景致相融。拾级走进研学科研中心二层小楼，仿佛坠入长江水生世界——浮游生物标本在展柜里静立，中华鲟（已中断7年自然繁殖）、“鸟中大熊猫”黑鹇、濒危的密纹鳃眼蝶、“鸟中国宝”东方白鹳依次陈列。每一种生灵都与人类牵着手演绎生命故事，唯有那存活了2500万年的白鱔豚，只剩展柜里的图文，让人指尖发沉，扼腕叹息。

隔着玻璃，白鱔豚的模样清晰如初：背面覆浅青灰，腹如凝脂白，体态圆润似玉雕琢，细长吻部恰如郭沫若笔下白鹭之喙，裸肤无鳞，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——那细膩是人类肌肤难及的，竟让人忍不住想伸手触碰。更亲近的是，它是胎生哺乳动物，一次仅产一仔，偶有双胞胎，与产卵的鱼类截然不同。工作人员说，白鱔豚智商超绝，是长江里的“智慧精灵”，曾活跃于长江中下游1700公里水域，从三峡到长江口，连洞庭湖、鄱阳湖乃至钱塘江，都有过它的身影。

这生灵被称作“长江女神”“中华美人鱼”，名号源自《聊斋志异》。卷十一里，“倾城之姝”白秋练与商人之子慕蟾宫因诗相恋，白秋练的“白”，